西槎彙草卷之一

採運圖前說

欽差工部營繕清吏司署郎中臣龔輝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阨四塞獨冠天下唐李杜二子形諸咏歎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内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石嘴磨角偏脚砍頂溥刀棺木殺人剮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窩羊角雞

肝膝虎喂蟣落肩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刀闕
王老虎帚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
成八害岸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
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
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弃之材猶得以登廟
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壑崎嶇萬狀攀
木緣崖索橋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
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蒐飛越作跋涉
艱危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
自古為然而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
穴哉作蛇虎縱橫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
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
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
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搆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
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
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為力且
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
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旬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

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飢餓流離輕生嗜利吏胥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煙瘴雨之所侵淫飢渴勞瘁之所摧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岸架木飛挽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里作天塹截瀾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弃者十之九僥倖苟全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𮎰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収登記比次成筏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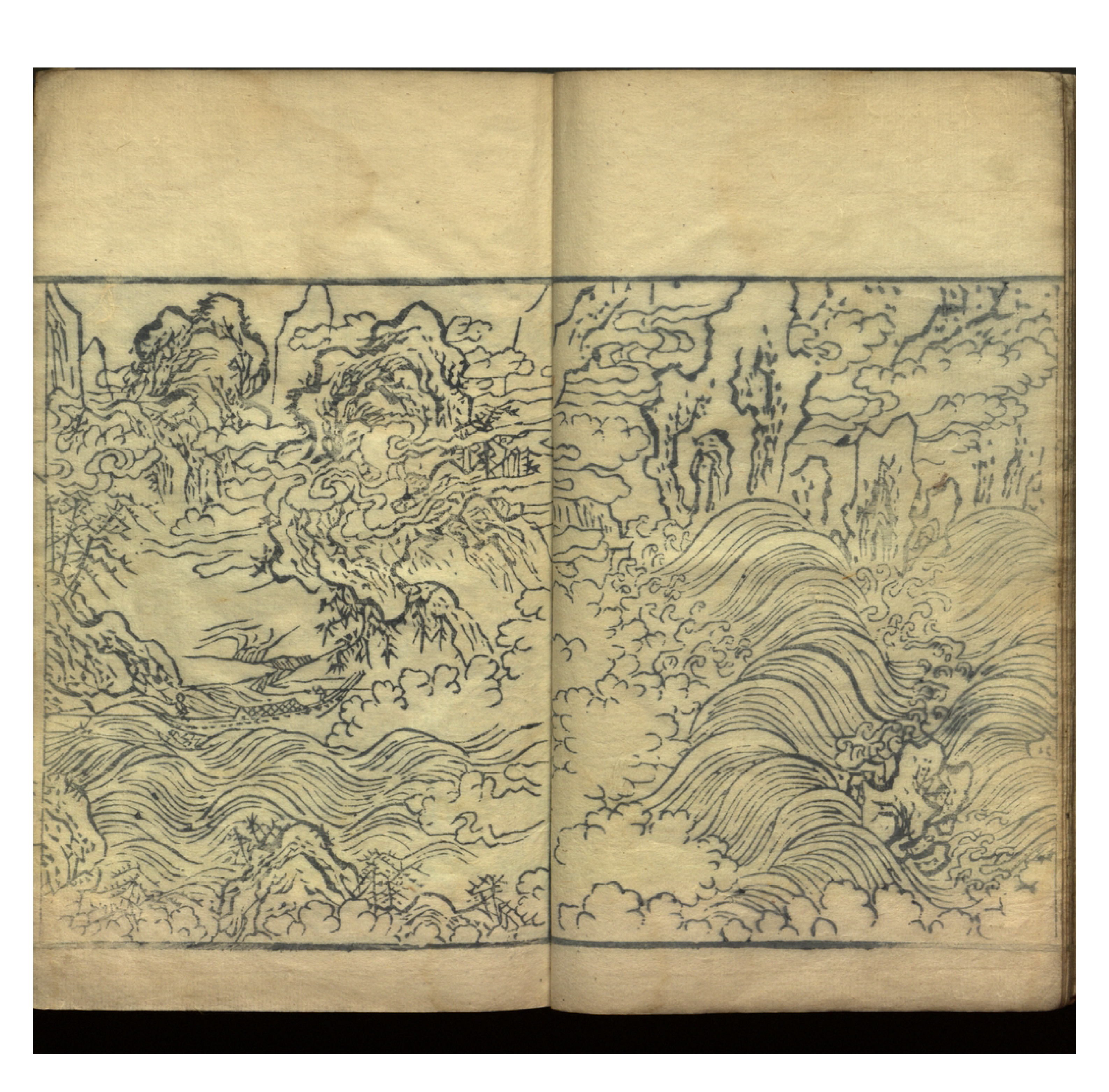
觔搬頂雇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紀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為筏以二十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斃意不身膏野草則墜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楩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楩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故也而

陛下亦子育楩楠杞梓之所不若三復萇楚之詩為之於邑

採運圖








跋涉艱危
八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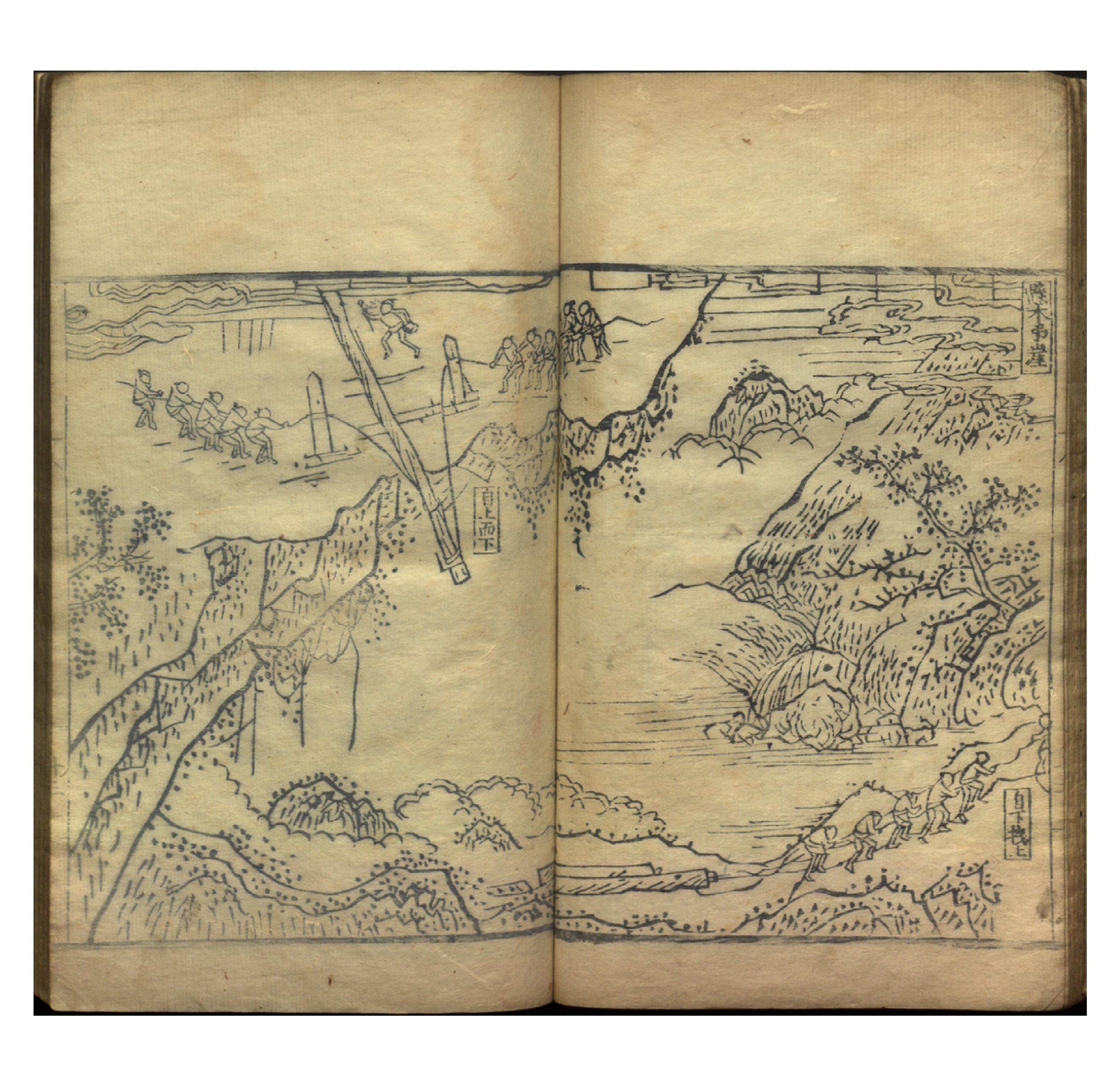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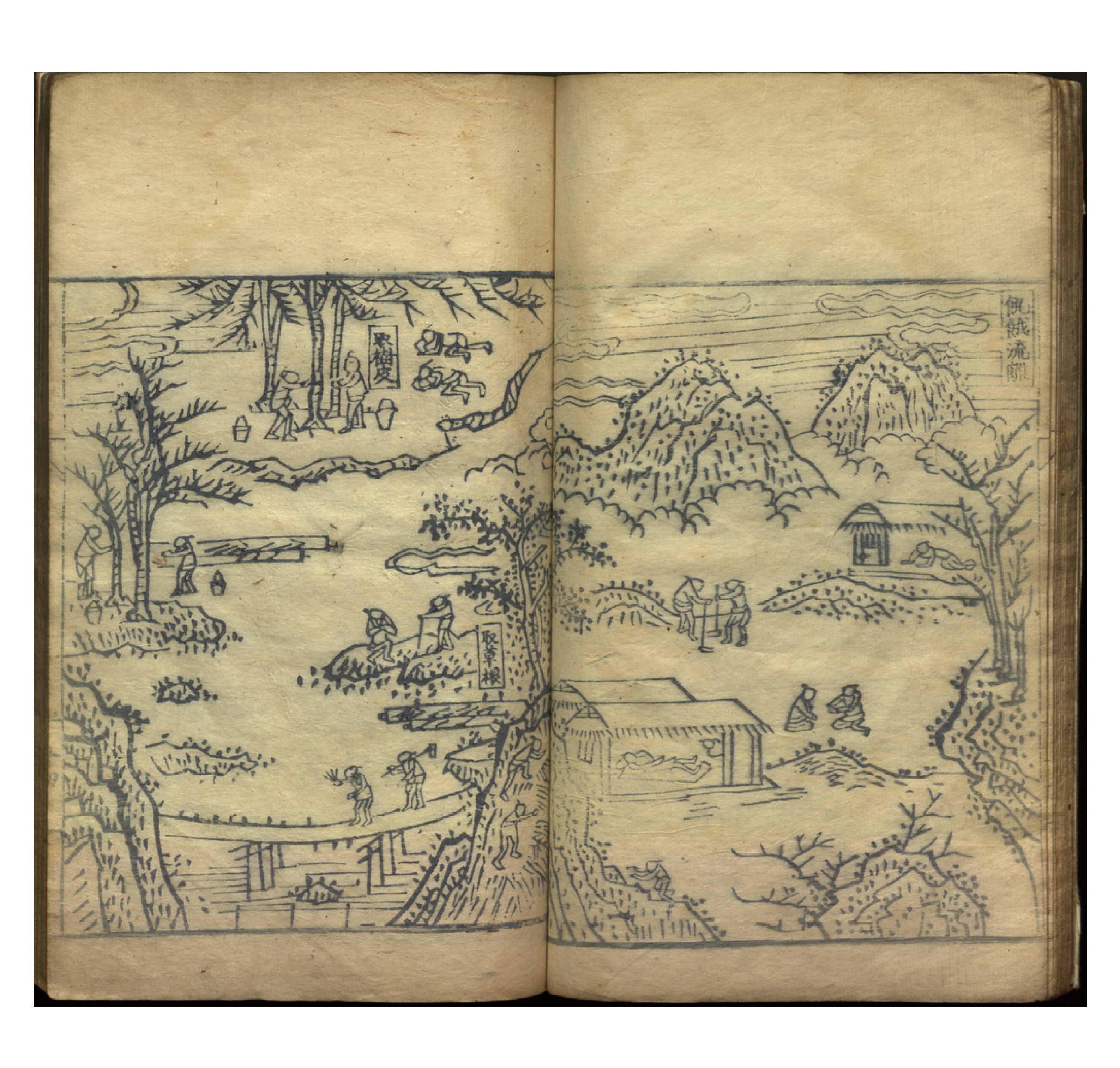

蛇虎縱橫


採運圖項
損折
空村


飛橋度險




懸木弔崖
自下挽上
自上而下


飢餓流離
取樹皮
取草根


焚劫暴秦


隱士家



天車越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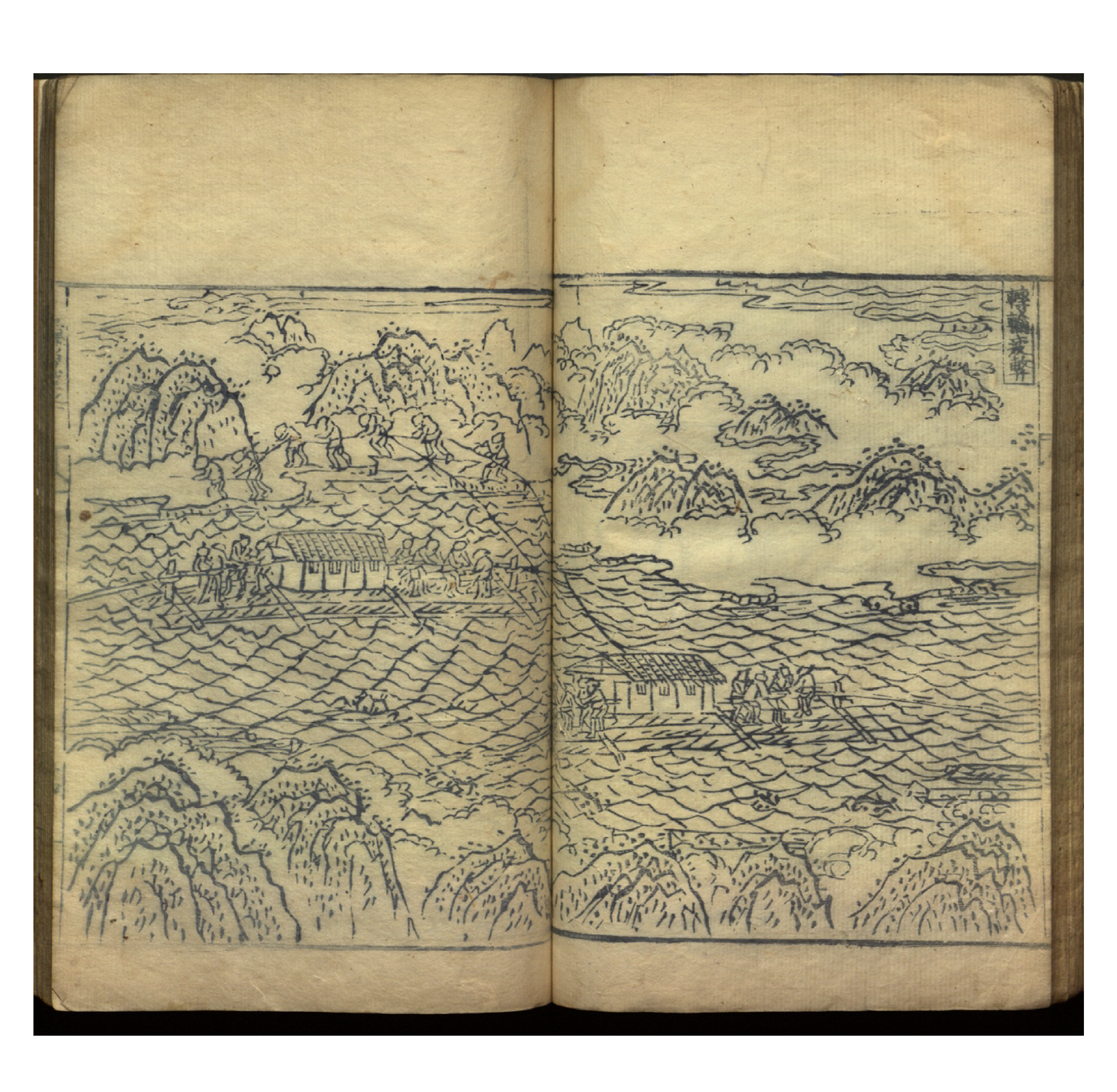

巨浸飄灑




營所


嶺南營構官


驗收放運



採運圖後說

蜀省採買其為府者凡六其為州者凡十其為縣者凡六十有四其為衛者凡七其為宣慰宣撫長官司者凡八臣煒謹按採運履歷舉凡見例繪為一十伍圖如右其山川險惡未能覼縷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焉耳按圖索迹觸類引伸可想而見也其跋涉艱危採運困頓飛橋吊崖飢寒疲癘虵虎傷殘焚刼暴戾巨浸飄流壅泉越澗諸圖皆出於人言之所稱述畫工之所想像使身親歷之復身親圖之則一時議擬形容臣不識又當何如其追呼逮治鬻妻賣子以至驗收找運轉輸疲弊之狀臣目可得而見口可得而言第恨手不可得而圖耳要之苦心惟良工也彼繪畫者流烏足以與此哉雖然所可圖者迹而已矣抑末也昔孔子係易之辭有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財者民之心民者邦之本非細故也傷財病民元氣陰耗雖苦心良工不能

措手可以意得不可以迹求也古今天下之瑞
無踰於人今嘉祥殊祉莫不畢集所乏惟人瑞
耳凡以土木之役未息故也此役誠息則財裕
民安元氣克實太平斯有象矣臣當更上人瑞
之圖以足當今之所未備仰惟
皇上
聖德好生與天地相為流通顧臣奉使無狀不能宣
揚
德意無所逃罪復以不識忌諱致勤
陛下宵旰之思臣雖萬死何以自贖臣不勝戰慄待
罪之至稽首頓首謹志

西槎彙草卷之一終

西槎彙草卷之二

議處接濟觧運劄子

蜀道險阻視天下不啻蓰倍故採運之難惟蜀爲最夷山堙谷吊厓駕橋崎嶇萬狀方克至於小河比至小河必俟春夏水漲方可運赴大江事有漸次工難卒成使今歲不爲採運之圖又何以望明年春夏之水即今錢糧缺乏接濟無從空文號召雖切何補向嘗申

請准以陝西直隸協濟殊聞二處皆荒自救不

暇以西江之水救涸轍之鮒且猶病其緩不及
事而又况西江之水亦既自竭萬無可望之理
哉此錢糧之議處在所當急者也至於觧運一
事往往自分彼此躭延遲誤縱使差官護送不
過文具而已竟亦何裨輝嘗有見於接應之夫
雖奉
勑大臣不可卒得至於州縣卑屬一有所往翕然景
從此豈大臣之威望顧不若州縣之卑屬哉其
相臨與否之勢則使之然無足怪者查得沿河
一帶俱有親臨憲臣誠使督理其事則不惟號
令易行而且責任有歸道里之遠近一定爲日
之遲速可稽雖欲不疾其可得乎妄見若此誠
不自知其迂謬也下情無任戰慄恐懼之至伏
惟
臺鑒
懇乞停免劄子
貴州木植雖分二路東路則取諸各府所産而
西路止二彫衛且倚辦於邊蜀之夷水險山峻

商販罕通以故正德時採取涉歷八年而所得
僅盈五十官軍死亾不下數百鬻妻賣子𧺫糧
償值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至嘉靖則曾無一
木充數驗今稽昔萬無可冀之理即欲通融東
路盈庭聚議殆且閱月盖思厄以蜀寇告勞銅
鎮以兵荒告棘束手無策止於空文相荅 輝自
惟不才最出人下承之以来感激思奮親犯瘴
霧深入虎狼之穴履險蹈危不敢自愛自逸者
亦區區冀尺寸之獲以仰荅
明旨事不副心竟成狼狽乃敢附名具進奉使無狀
罪不敢逃惴惴然惟有畀任使貽慚部司是懼
下情不勝戰慄悚息伏祈
鈞照

星變陳言劄子

輝繆膺任使上承
天子之命合鎮廵守土之官驅役下民宜若無不可
者以今言之則大不然何者惟人可以集事惟
財可以聚人蜀自頻年以来兵荒相仍帑藏俱

竭總括例銀貽不及十分之一秪以空文召募
其難一也曾禾十年採取者三雖一暮十圍其
如民力之既竭何其難二也峭崖絕壁道路不
通徒特人力以奪天險其難三也視昔所得今
且數倍之矣希潤盛事後難為繼兼之才力綿
薄且山澤之民俱瘦不堪重困兼不可繼之後
加之難於為力之秋以綿薄之才而驅不堪重
困之民非直不能亦不忍也謹採覆歷大凡冒
昧繪圖隨疏
上進仰惟 聰察

贈熊雲夢平真詩序

真寇為東南患殆且十年 大梁雲夢熊子持節
按蜀喟然嘆曰
朝廷設官凡所以為民也民出力以食其上而上
顧不知所以為民人其謂何乃謀諸
撫臺下令徵兵一鼓而擒之遂用底寧四明山
人龔子以使蜀與有深喜舉酒酹地進父老而
賀曰今茲之舉樂乎對曰茲所以重吾困也惡

乎樂方今工役繁興徵材是急吾民方且疲於
奔命委壑填谿者蓋邑無虛室焉此其患殆有
甚者往歲茲警前侍御公援以上聞幸而報罷
今東南平吾民之患其有窮已耶山人曰唯唯
否否
聖天子視民如傷從諫弗咈賢侍御方將搜選剔幽
次第舉行以裨德化矧玆其大者乎而有弗告
告之其有弗從耶行且諗諸侍御還以復二三
子也諸父老相顧指天雪涕而退雲夢其以為
何如
天王出震臨萬邦含生詖舞聲洋洋蠢玆小醜甘自
戕怒臂當轍恣跳踉吹唇沸地翕復張囊血射
天驅天狼邇來十載誇雄強公然剽竊誰能當
大梁柱史廊廟良親承冊詔來炎荒直欲挽世
為淳龐紛紛詎忍民罹殃受成揮羽尊俎旁提
兵六月飛嚴霜鬼神助順人謀臧長風激電掣
雲幢怒吼寶刀光吐芒仰攻鬼壘神鬼揚陰陵
失道悲號刳洞胷折脇摧肝腸鳴笳疊鼓聲其

鏜寧今爭向轅門降妖氛迅掃回炎光山川吐
氣祥風翔一朝民物歸平康帖然四境兵撤防
野無豺虎儲有梁器銷鋒鏑旟為裳喧闐馬首
迎壺漿聚觀夾道歡欲狂貴謀賤戰功無雙遺
安匪宜東南方一封朝
奏忠慨慷土皆行見崇虞唐恨無巨筆如長杠

贈何沅溪東還詩序

沅溪何子擢兵憲將之徐過而別我余與沅溪
爲同鄉廼今被
命掄材獲與周旋其間爲同事酒三行沅溪顧謂余
曰與子同鄉亦復同事今茲行矣得無所於告
耶余曰然伊昔之歲相與飲酒于汶江之上君
識之乎曰識之余曰賡載之歌其憂憂其樂樂
實維同心君識之乎曰識之余曰江爲四瀆之
尊蜀中財力盡由此江而輸夫亦惟是歌故其
蕩而相薄者如憤咽而漸流者如戚廼余與子
愴然而罷能謂此江之無知可乎謂人之不能動
物物且無與於人可乎是故敢怒而不敢言者

維民以分制也欲言而不可言者維余與子以
職制也可以言而敢言而未及言者維寧執臺
諫以地制也語曰堂下千里矧玆西蜀誰則知
之何當一挽此江而注之北耶舉酒浮白浩歌
慨慷巳乃比次其語書以成别

秋風黃菊若為妍秋鴻影落銀河前萬里乘槎
自西蜀别酒未斟情黯然
憶昨秋江賦草萊荒林落日生餘哀憑君試問
此江水何當流向黃金臺

重慶道中漫興

霜風吹鬢寒颸颸霜花拂曙光欲流客子搓搓
情靡適野猿惻惻聲何憂即看膏血潤草木况
復豺虎横林丘搔首踟躕靜捫腹有懷借著嗟
無由

次沅溪韵

民困今非昔江亭酒漫杯輕陰天際落微露望
中迴恤締悲發婦飄蓬憶老萊南金嘗自許造
勝愧非材

登涪翁亭遲劉範東有感

一年風景秋偏好到得秋來盡日陰今日乘閒
偶登眺江湖
廊廟總關情

宿白雲寺次王內翰

烏度白雲外僧歸青鏡中綺筵歡吹合茅屋薛
苔封小雨來山閣長風撼石龍悠然發深省行
李報晨鐘

送孫南江

昔年吳下君迎我今日川南我送君把酒相看
忍相別青山啼鳥總傷神
汶江江上柳如絲欲挽行舟一問之
王事民勞兩相迫誰當爲上賈生書
歸養一念輝與君共之君遂已得請而輝尚滯
留一方君此行既釋重負而輝方荷擔以俟惠
而教我能無深望耶疏以引別雖破例爲之有
不暇擇焉爾也

遊翠屏次熊雲夢韻

騫騰獨立臺端客寂寞多愁江上郎邂逅憑虛凌絶巘笑看携手擷孤芳民生猶自關休戚世事無勞問短長回首夕陽歸路晩滿空飛翠濕蒼蒼

山行

山行秋欲暮驅馬思悠悠蓬跡終何定民勞汔可休遠水落天外閑雲度隴頭形神倦行役清梦隔滄洲

西槎彙草卷之二終

原木

原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夫木天地之仁氣也天也[illegible]盛直息氣也文从中始甲坼也甲而出乃乙乙然乙乙者生軋軋也寅者生螾然也卯冐也茂也二毋二子是爲木屬然丙于丙寅于丁以至揆于癸荄于亥滋于子以至成于酉十毋十二子木咸有資

焉而其屬舉四以東方之行之專氣也
又曰說卦巽為木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
木又巽體幹陽而根陰故為木坎剛在內
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艮剛在外其於木也
為堅多節洪範五行三曰木木曰曲直其
于五事也為視為明為哲忠曰木為歲
星王者德厚而令順則有休徵上古帝太皥
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德合上下以木
德王木官句芒能佐之有虞氏在璿璣玉
衡以齊七政疇咨若予上下艸木鳥獸虞
官伯益能佐之而後五氣順布木無失性
嗟乎木天地之嘉生聖人之蕃育也乎歟
有巨材非深山大壑不產也方其未伐百
夫揮斤不為動也其既伐千夫邪許不可

轉也是故合抱之木不數百年不成連抱之
木不千餘年不成然亦莫知其年也合抱之
木不千金不致連抱之木不數千金不致然
亦莫計其直也是故聖人之用木也慎知
其產之難也求之不敢數焉責之不敢備
焉致之不敢亟焉凡以贊化也我
國家
祖宗之際休養生息含太皥氏神明之德有虞
氏疇若之咨當時之臣能佐之木神為之
喜蜀南山名爰有神木昭大貺也今
皇體德其播令若曰平物直以來商諭土官以
脩貢勿派民勿勞費民勿怨嗟虞臣有
龔其氏朴茂和厚而勇直貞而不佞使蜀
董木能達德於下得大木不敢於將為圖

獻焉以岷野人嘗學於物理俾有言岷野
人來見所為圖然竊睹夫
皇言矣固亦夫臯氏神明之德有虞氏疇若
之咨也與是故天地變化艸木蕃岷野人處
于樗散之林亦幸獲託焉作原木
嘉靖十有二年甲寅八月吉岷曾與頓首謹述

書西槎彙草後

西槎者冬官大夫龔君奉
命掄材之別號也言西者往嘗奉使浙東兹
指蜀以別之也彙草者類聚其所作也
君憂
國憂民既上疏于
朝矣復為圖以說之憂未紓也三劉子龔
協議也敘平真借事以諷送沅溪感物

而鳴其漫興次韻無非一念隱憂之所
形也噫君可謂無負使命者矣君且謂
言蜀險者善李杜䟽民瘼者善鄭俠賈
生以今觀之兼四子之美者非君其誰
耶是宜刻然刻而行遠者不以文又當
在蜀之人之心之骨也敢僭述以識諸
其後東呉郟鼎謹志時
嘉靖癸巳春仲既望